



(地方戏)

柳二姑現形記

熊維喜、郭家森作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柳二姑是一个游手好閑不务正业的妇女，一家几口，全靠她聚賭抽头来維持生活。平时，她背着居民干部的牌子，拉攏、引誘別人到她家去賭博，搬運工人馬庆成、工人家屬胡翠英就入了她的圈套，借了很多債，因而影响生产、影响生活、違犯法紀、造成家庭不和。工人李文斌，积极地揭发了柳二姑的不法行为，教育了群众。

柳二姑現形記

：（地方戏）

熊滋喜、郭家森作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开· 40印张· 14,000字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统一书号：T10106·144

定 价：（5）0.07元



時間：1957年秋天。

人物：

李文斌——裝卸小隊長，三十歲。

胡翠英——李妻，二十八歲。

馬慶成——裝卸工人，三十二歲。

陳愛蓮——馬妻，三十歲。

柳二姑——街道衛生委員，四十歲。

朱同志——戶籍員，三十五歲。

萬太婆——炸面窩的老婆。

第一場

〔李文斌家里。〕

胡翠英：（唱探親家）

清早上街去買菜，
柳二姑拉着我去抹牌，
推也推不掉，面情丟不開，
只好去，慌里慌張抹了三十牌。
一家生活多愉快，
只怪我手癢愛抹牌，
十盤九盤輸，背了一身債，
我悶着急，怕只怕文斌知道不好下台。

哟，十一点鐘了，爐子还没生火。柳二姑真是害死人罗！是說不抹的，一上場就不准我走。菜也没掏。

〔胡翠英慌忙进厨房。李文斌上。〕

李文斌：（唱）今天任务真紧张，
貨物下河又装仓，
老王会把办法想，
完成任务不赶忙。

翠英！翠英！

胡翠英：（上，吃惊）你这快就回来了！

李文斌：快点拿飯来吃，下午还有七十吨貨的任务要完成。

胡翠英：你一回来就象催命的一样，我去燒灶，快得很，你来帮我掏菜。

〔胡拿臉盆下，李掏菜；陈爱蓮、馬庆成上。〕

馬庆成：到队长那里去他也吃不了我。

陈爱蓮：我吵你不贏，見了队长再說。（进屋）李队长！

李文斌：坐！坐！吃了飯么？

馬庆成：鬼呀，她有飯你吃！

陈爱蓮：吵嘴罵人不可以当飯？

李文斌：你們又吵了嘴的？

陈爱蓮：你叫他自己說。

馬庆成：你在屋里那大的狠，你說吵！

陈爱蓮：你还怕我不說！

李文斌：不要吵，有話好說，又为么事，嫂子？

陈爱蓮：（唱快四平）

庆成变得不象話，

一去几天不回家，
缺柴少米他不管，
动不动就把脾气发。

馬庆成：多說些，就說我杀了个人的。

李文斌：老馬！莫吵，有么事好說。

胡翠英：（上）嫂子！又为什么事吵嘴？

陈爱蓮：还不是沒有錢开伙。

馬庆成：你只管說。李队长，凭你說，昨天休息我到姐姐家去玩的，今天回来見面就跟我吵，硬說我是抹了牌的。

队长，我未必不曉得賭博是犯錯誤的？

陈爱蓮：那你的錢到哪里去了？

胡翠英：嫂子，你也太多心了，解放这許多年，未必还有人賭博？庆成同志連这一点觉悟也沒有？

馬庆成：是的吵！（念）

叫队长，听我言，
我每月工資八十元，
工会会費扣几角，
互助会也要扣几元，
烟錢、酒錢、草鞋錢，
剃头、洗澡、过早那样不要錢？
哪里有錢去抹牌？
哪个賭博乱花錢？

陈爱蓮：你摆了一大堆，要几个錢？

馬庆成：十八块要咧。

陈爱蓮：多打些，打二十块，这个月关了八十二块，还有六

十多块钱呢？

馬庆成：上半月给了你十二块，今天把五块钱给你，你嫌少了不要。

陈爱莲：队长，你听到没有？一家四口人吃饭，一个月给十七块钱我，叫我拿钱穿着用也不够吵！你还有钱呢？

馬庆成：还了陈眼，还了陈眼！

陈爱莲：还了么陈眼呢？

馬庆成：反正没有瞎搞。

陈爱莲：我管不了那些，你把钱团圆。

馬庆成：钱是没有的，你去告我！

胡翠英：馬嫂子你少说一句。

陈爱莲：你不晓得呀，前天两个仔缴学费还是借的隔壁刘嫂子的钱，这回发了钱不还人家，人家不说歹话！

李文斌：老馬！你前天不是在互助会借了十块钱缴学费吗？怎么又向刘嫂子借钱呢？

馬庆成：那个钱……

李文斌：（唱）前天你说要缴学费，
小组借给你十块钱，
组织上对你这样照顾，
为什么不交给你爱人陈爱莲？
难怪你爱人有意見，

你一个月的工资七八十块钱，负担又不大，（接唱）
没钱开伙岂不是笑谈！
这样下去你怎么办？

馬庆成：（接唱）

一句話問得我好羞慚！

只怪我作事少划算，

一點事就給你們添麻煩。

李文斌：這倒沒有什麼。你最近思想起了變化，小隊同志們對你也有一些意見，你是得好好檢查檢查。

〔馬慶成不語。〕

李文斌：嫂子，你先回去，怕小孩回來要吃飯。我這裡再勸勸老馬。

陳愛蓮：我今天是不回去的，劉嫂子來向我要錢，我沒有話答復人家。

李文斌：這樣吧，翠英！把我做衣服的錢借十塊給他們，下半個月發了錢再做。

胡翠英：屋裡還沒有現錢呢。

李文斌：我昨天給你的錢呢？

胡翠英：都存到銀行去了。這樣好了，我下午去取出來再送到你屋裡去。

陳愛蓮：不，謝謝你。我們家裡的這個旁坑是填不滿的。

（邊說邊出門）一動就借人家的，我是不過意的。

〔李文斌送陳愛蓮出門。〕

胡翠英：馬嫂子好點走，我不送你，我灶裡燒着火的。

陳愛蓮：好說，你忙啊。（對李）隊長你不曉得，他這些時專門在外面抹牌，簡直輸得鼻子不對眼睛。

李文斌：怪不得他時常曠工的。他在哪裡抹牌？

陳愛蓮：聽說是在柳二姑家裡，你要多教育教育他。

李文斌：莫急，我們一同來想辦法。

〔李、陈在屋外說話，馬、胡在屋里說話。〕

馬庆成：翠英！你才是个富痞子，前天輸給我的五块錢不給我，原来把錢存到銀行里呀。

胡翠英：說穿了好听些！哪个把錢存在銀行呀！我也扯得不看見走，还不是瞞着他（指門外）！不然當場就要出挺！

馬庆成：走啊，你这里也是沒有指望的。（欲走）

李文斌：（进門）老馬，吃了飯再走。

馬庆成：不，我跟爱蓮吵了的，回去好些，免得她又怀疑我抹牌。

李文斌：好吧，你回去再莫和她吵。下午还有七十吨貨的任务要完成。

馬庆成：我曉得。（下）

李文斌：这两口子从前蛮亲热的，怎么現在光吵架。

胡翠英：夫妻吵架是常事，有什么稀奇？

李文斌：那他們从前怎么不吵呢？

〔胡翠英不語。〕

李文斌：馬庆成也是变得太不象話了。

胡翠英：你管那多做什么事？

李文斌：我怎能不管！

胡翠英：要管，馬庆成是你小队的，你管；你总管不了他爱人？

李文斌：翠英！（唱）

老馬近来变化大，

时常曠工把牌抹。

胡翠英：你怎么知道他抹牌？

李文斌：（唱）队上群众有反映，

哪个还能冤枉他！

胡翠英：（惊）啊！就算抹牌，又在哪里抹呢？

李文斌：（唱）就在东街十四号，

柳二姑家里把牌抹。

胡翠英：（更惊慌）我看你还是少管闲事吧。

李文斌：（唱）我不管来谁来管，

这种犯法的事情一定要揭发。

胡翠英：抹抹牌其实也算不了犯什么法。

李文斌：不犯法？（唱）

抹牌赌博堕落腐化，

妨碍治安就是犯法；

最可恨是柳二姑，

拉人下水心肠最毒辣！

胡翠英：这又关柳二姑么事情？

李文斌：不是她，马庆成怎么堕落的？（唱）

老马往日在河下，

生产积极人人夸，

这些时不是旷工就请假，

柳二姑活活的害了他。

胡翠英：算了算了，快到厨房里帮我烧火。

〔李文斌进房内，柳二姑上。〕

柳二姑：（唱打懒婆调）

不会挑来不会抬，

全靠家中几副牌，

祖傳的手藝我接代，
滴牌、麻將、撲克、奈子我都會來。
翠英最近也愛抹，
人又老實癮又大，
一場好牌三缺一，
登門拜訪我親自去找她。

啲！我怎么又把這一副神氣拿出來了？衛生委員大小是個幹部，還是帥到一點走！（作幹部狀，進門）翠英！翠英！人都到齊了，就等你一個人！（用手作抹牌狀，胡翠英一瞪眼，向房內一斜嘴，柳即會意，故意大聲說）哎啲！·哎啲！開會就等着你一個人。

李文斌：（由房內出來）柳委員，有么事情？請坐，請坐。

柳二姑：不客氣，我是喊翠英去開會的。還沒上班？

李文斌：還沒有。柳委員，開么會，是不是法制宣傳，禁止賭博？

柳二姑：噯！……賭博，現在哪里還有人賭博？

李文斌：（唱）這些時居民中賭風作怪，
居民幹部墮落腐化賭博抹牌，
有一些好工人被他引壞，
經常的不上班胡搞亂來，
輸了錢回家去不問好歹，
和家屬吵吵鬧鬧排解不開。
他只顧聚賭抽頭吃穿搖擺，
全不管別人的家庭死去活來，
舊社會亂渣子還在作怪，

再不改邪归正就下不了台。

柳二姑：（唱）我当是么事情大惊小怪，
这一点小事情你信口把河开，
解放后到现在已有八载，
哪一个没经过学习还赌博抹牌？
居民干部哪一个堕落腐化，
请你把真凭实据拿出来。

居民干部都是群众选出来的，哪一个堕落腐化？你检举出来。

胡翠英：算了，柳二姑，他没有说你。

柳二姑：（假笑）这一定是别人造的谣言，唉！只当是放屁。

我走了，人家还等我开会呢。（下）

李文斌：哼，倒真装得象哩，要真凭实据，好！

胡翠英：叫你少管闲事，你把别人当我，碰了一鼻子灰啦。

李文斌：（唱）柳二姑舌如利剑鬼板眼大，
强词夺理倒打我一耙，
等我把材料收集好，
管教你低头认罪连滚带爬。

（李文斌进房内，胡翠英思索。）

胡翠英：（唱）文斌说得有道理，
赌博抹牌有害无益，
我也是一时拿不定主意，
到现在心懊悔悔之不及。
我只说抹小牌不怎么样，
坐下去不由人横了心肠，

現錢輸光还扯了眼，
越赶越深押了衣裳，
我最怕李文斌每月关餉，
关了餉錢未熟还得精光，
李文斌一查賬我无有話講，
扯东盖西心里发慌，
仔細思来仔細想，
再要抹下去无下场。

——幕落

第 二 場

〔柳二姑家。柳坐在大門外靠椅上，手捧小茶壺。〕

柳二姑：（唱打懶婆調）

生活过得真愉快，
全靠本事換得来，
长鼻子越多我越爱，
我好比招財童子把財神引进来；
紙牌是我的搖錢树，
桌子是我的聚宝盆，
搖錢树一搖錢一洒，
聚宝盆內天天有人送錢来。

我叫茗貨去喊翠英，怎么还没有来呢？小砍头的包原又玩去了，等他回来了，非打他不可。

万太婆：（上）柳二姑！

柳二姑：哟！老鬼你来了！

万太婆：我那个鬼爹爹非要我把那点面窝炸完不可，他们来了没有？

柳二姑：还没有！

万太婆：怎么还没来呢？

柳二姑：要来的，你先到我的床上靠一下。

万太婆：好，他们来了就嚷我！（进房）

胡翠英：（上）柳二姑！

柳二姑：說曹操曹操到，喝茶！

胡翠英：这是你的专用壶。

柳二姑：怕么事，你口里有什么事？

胡翠英：我差你的钱这回发钱没有还的呀。

柳二姑：哎哟！莫吓死了，小鼻子小眼的，你怕我是找你要钱的？

胡翠英：那又开么会？

柳二姑：奈子会，三差一，等着你。

胡翠英：柳二姑，我再抹不得了，我爱人昨天跟我查账，可能晓得我在抹牌，我还输了你的那些钱怎么办？

柳二姑：哎哟！硬是男权思想把你统死了，从哪里挟不出几个钱来？买菜、买东西未必他跟着你？实在没有办法，我跟你约一个一月两打的会。

胡翠英：我真不能抹，我还有事。

柳二姑：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刚刚把奈子学会了，不抹不又丢生了？进去，去，今天才买的一副新牌，几好的油水啊。

胡翠英：我还有衣服没洗。

柳二姑：等一会我跟你帮忙洗。

胡翠英：我去抹又輸了呢？

柳二姑：不興趕轉來的。

万太婆：（从内向外招手）翠英，你真象新姑娘上轎的样，要人牵。

柳二姑：（安慰万太婆）来了！来了！

胡翠英：哎哟，要死的人听不得鬼叫。（进房内）

柳二姑：唉！几“唠叨”啊，思想工作亏我做的。

馬庆成：（上）柳二姑！

柳二姑：你怎么搞到这时才来？

馬庆成：打了病假証明的。

柳二姑：只有你們那个組織上板眼格外多，害病还要証明！

馬庆成：沒有証明就打曠工。

柳二姑：好大的鬼！打曠工！曠点把工有么关系？你是个工人，他总不能把你开除。

馬庆成：开除是不得的，現在的制度几紧啊，去看病，医生又調，拿个听筒在我渾身上下听，硬說我沒有病，不出証明，跟我吵了半天，要我回队生产。

柳二姑：你就說你做不得吵。

馬庆成：他說做不得重的做輕的，我說做搬运沒有輕的做，他还是不出証明，把我搞煩了就坐在医院里不走。

柳二姑：那末了是么办呢？

馬庆成：护士看我吵得不开交，就来帶和轉个四方弯，打一天証明，要不我今天来不了哩。

柳二姑：（拍馬庆成的肩膀，伸出大姆指）到底还是你有板眼。

馬庆成：我今天沒有“晃”。（摸衣袋）

柳二姑：你去抹，我跟你到瞎子那里去拿十块钱的搭钱。你还有五块钱没搭的嘛，我要扣五块起来。

馬庆成：那怎么行呢？借十块又扣了五块去了。

柳二姑：前天五块钱你当是我的？是前头街上小贩的，人家指望那个钱吃饭罗！（口气转缓和些）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一回扯死了下回再借不到的。

馬庆成：（无可奈何）好，那就扣了它。

柳二姑：庆成！圈子钱你要负责跟我拿到，加二抽，莫让他们扯跑了，又痞着不给我。

馬庆成：（惊）加二抽呀？

柳二姑：是的，是的，我还要去买鸡蛋下面给你们吃。（馬进房）

唉！晓得几难招呼嘛。（喝茶、坐下）

〔陈爱莲上。〕

陈爱莲：（唱）队长叫我盯着馬庆成，

他到派出所去搬兵，

我急忙就把巷子进，

唉！老馬一转弯就看不到人。

刚才队长到我家来，說是庆成又請了病假，叫我跟着他，看他到那里去，队长到派出所去联系去了，我这里把人搞丢了。（喊）庆成！庆成！你又躲到哪个屋里去了？

柳二姑：是哪个在这里鬼吭！

陈爱莲：柳二姑，我找馬庆成。

柳二姑：哟！你几好的一个男人罗，你把他当宝贝，走一脚跟一脚，你怕哪个把他关在屋里，要不放心就請进来搜一下。动不动就在这里說些不相干的话，你把这些人当

了那些人，长着鼻子眼睛不是光吃饭的，是听话的，你再要說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就把你抓到政府去谈问题。

陈爱莲：算了，不在这里就算了。

柳二姑：算了？再不准在这里鬼吭。

陈爱莲：好，对不起你家。（转身）嘴壳子真狠，等会队长来了看你还有么话说。（下）

柳二姑：真是属烟袋杆的，是要搞她几句才夹着尾巴走路。

（忽然发现朱同志已上场）朱同志，坐坐坐，吸烟！

朱同志：我不吸。

柳二姑：茶烟不分家，这不是糖衣炮弹。（朱同志在观察）朱同志，你家前天跟我讲的几件事，我一回来就召开了积极分子会，都布置下去了。今天召集大家开会贯彻秋季防疫宣传，来了一些人，因为人没有到齐，他们在搞文娱活动。（向房内）同志们！出来开会！搞文娱活动当得饭吃？恨不得把牌煎点水喝。朱同志，等一下开会你掌握一下，我先谈，你家补充，哎哟，我的脑筋又笨，说了这句忘了那句，顶好是你谈好些。

朱同志：不，还是你自己招呼开吧。

（马庆成、胡翠英自房中出。）

马庆成：朱同志！
胡翠英：

朱同志：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柳二姑：（抢先说）他们是来开会的。

马庆成：嗯，来开会的。
胡翠英：

朱同志：你是叫馬庆成嗎？今天怎么沒上班？

馬庆成：我……

柳二姑：他們小队今天休息。

馬庆成：嗯，我們小队今天休息，今天休息。

朱同志：你們不是七号休息嗎？

柳二姑：提前休息。

馬庆成：我們提前休息。

柳二姑：朱同志，是开会还是等一下？

朱同志：人沒有到齐，到齐了再开。我走了。

柳二姑：你家还来不来？

朱同志：不来了。

柳二姑：朱同志慢些走，我不送的呀。

〔朱同志下。〕

胡翠英：（唱）剛才吓得我打哆嗦，

馬庆成：（唱）差点被他来碰着，

得亏你的办法多，

胡翠英：（唱）抓到所里不好說。

散場不抹免惹禍，（对馬庆成）

你赶快上班去做活；

我要回家去燒火，（欲走）

柳二姑：（拉住胡翠英，唱）

慢些走来听我說。

自古兵来有將擋，

水来土掩莫慌張，

那怕掀起天大浪，